

海洛因内幕

HLYNM

廖若等 译



警官教育出版社

海 洛 因 内 幕

[美]阿尔弗雷德·W·麦考
卡瑟琳·B·丽德 著

廖若 吕忠信 黄河 桂力民 译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89·北京

海 洛 因 内 幕

〔美〕阿尔弗雷德·W·麦考
卡瑟琳·B·丽德 著

译者 吕忠信 黄河 桂力民 译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绒线胡同贤政里14号)

邮政编码：10003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 印张 178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81027-003-6/D·3

定价：4.30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以其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翔实地介绍了海洛因产生的历史、吸食和走私情况，以及因吸食上瘾对人体的摧残和巨大耗资而引起的抢劫、盗窃、凶杀等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还揭示了有关地区和国家由此产生的贪污、腐化、政治斗争及其背景和内幕。

本书通过大量事实，使人深知海洛因的诸多危害，是一本了解国际禁毒重要意义的不可多得的历史和参考资料。

译者的话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等通过追溯海洛因的产地和流通渠道，向读者揭示了毒品走私的政治背景及其内幕。东南亚之所以成为海洛因的产地，除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外，更主要的是该地区长期的政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当地政府官员和社会上流的腐败；各种政治势力为贪图私利进行的明争暗斗；金三角地区的无法管辖；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黑手党，企图以黑社会力量来遏制该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最后自食其果；南越军队肆无忌惮的走私活动……尽管东南亚国家采取过一些措施，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的扫毒，企图一举消灭毒品，然而，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海洛因走私在该地区变得更为猖獗。

麦氏等人经过多年深入实地的考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获得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终于把东南亚地区的海洛因走私渠道交待得清清楚楚。书中提及许多人物，不少为当地政界、军界的要人。这为读者了解、研究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以及中央情报局、黑手党和南越政权的内幕，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该书于1973年一经出版，即成为广大美国读者所喜爱的书籍之一，誉为“描写毒品的最好的一本”。

此书译稿原来的字数比较多，其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了东南亚地区在该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状况，占了不少篇幅。因与海洛因的生产、走私等无直接关系，故将这一部分做了删

节。在翻译过程中，还删去了数量众多的注释和索引，但根据情况增加了一些译注，并从该书的最后一版中增译了赖纳德·P·亚当斯的“亚洲的祸患与中国毒品的历史回顾”一节，作为本书的附录。

刘晓杰、由向忠同志对翻译本书曾给予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翻译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言

同谋的后果 (1)

海洛因的历史 (2)

海洛因的供应 (9)

第一章

西西里岛——黑手党的老家 (14)

瘾君子在美国 (16)

美国的黑手党 (17)

卢西亚诺 (19)

马赛关系网 (24)

第二章

马赛：美国的海洛因实验室 (27)

起源 (29)

葛里尼兄弟 (30)

海洛因交易在欧洲的衰落和走向东方 (35)

第三章

殖民者的遗产 (40)

泰王室的鸦片垄断 (47)

缅甸：掸邦的绅士 (50)

法属印度支那：亲善的鸦片馆 (53)

1939—1945年的鸦片危机 (58)

老挝的苗民罂粟.....	(61)
傣乡的鸦片.....	(63)
进入战后时代.....	(65)

第四章

冷战时期的鸦片繁荣.....	(68)
鸦片间谍与“X行动”	(70)
平宣派：西贡的秩序和鸦片.....	(75)
在缅甸的国民党军.....	(79)
泰国鸦片：战利品.....	(82)
共产党中国是国际毒品流通中枢吗.....	(91)

第五章

南越的海洛因政治.....	(95)
吴庭艳王朝和吴庭儒匪帮.....	(98)
新的鸦片垄断.....	(100)
海洛因在美军中的流行.....	(104)
南越：海洛因市场潜力的全部挖掘.....	(108)
鸦片空运司令部.....	(109)
阮文绍大权在握.....	(112)
南越海军：躲进海湾.....	(114)
南越陆军：推销产品.....	(120)
下议院：海洛因公费旅行.....	(122)
茶壶中的风暴：阮陈角逐.....	(126)
黑手党渗透亚洲.....	(129)
共谋的结果：一代瘾君子.....	(136)

第六章

香港：海洛因流通新渠道.....	(142)
------------------	---------

第七章

金三角：海洛因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163)
老挝：罂粟之国	(171)
科西嘉飞行先驱：“空中鸦片”	(174)
诺萨万将军：“封建幽灵仍与我们形影不离”	(181)
老挝的秘密战争与秘密战略	(187)
隆包村：与美国空军联合	(192)
温·拉迪功——关普关系网	(199)
1967年的鸦片战	(205)
国民党在泰国：北部门神	(209)
班克万之战：詹舍福的挑战	(218)
强者生存	(223)
掸人的叛乱	(225)
胜者得利	(230)
结局	(241)
景	
亚洲的祸患与中国毒品的历史回顾	
.....赖纳德·P·亚当斯	(244)

序　　言

同谋的后果

美国正面临一场毁灭性的海洛因泛滥，没有一处乡村城镇能得以幸免，即使在国内外的美军中也是如此，而且，这场瘟疫正在不断蔓延——从工厂到机关（不仅在年轻人当中，也在中年、中产阶级职员中流行）。原来仅出现在中学里，现在小学也被感染了。1965年，联邦毒品局的官员们深信他们已将这个问题牢牢控制住了：只有57,000名已知的瘾君子，他们大多数住在城区黑人贫民窟中，平时看不见，也用不着担心。但是，仅仅三、四年时间，海洛因便开始浸透到白人社区当中。到1969年晚些时候，据估计，海洛因上瘾者已猛增到315,000人。到1971年末，估计海洛因瘾君子总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目——56万。一位医学研究人员发现，他所测算的工厂蓝领工人中，有6.5%是海洛因上瘾者。军医们深信，在越南战争中，有10—15%的美国大兵使用海洛因。与前一代海洛因使用者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新一代使用者年轻，而且较富裕。

海洛因上瘾者的剧增，导致了一次犯罪浪潮。上瘾者不得不去行窃，以维持其嗜好。他们现在占美国城区犯罪的75%。民意测验表明，大众对海洛因问题极为关切。尼克松

总统在1971年6月的一次国会上，声明对使用毒品宣战。他敦促通过了一项3亿7千万美元的紧急拨款，用以制止海洛因带来的威胁。然而，尽管政府发言人在随后的数月中，为了政治目的而大肆宣扬其成就，但海洛因仍继续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而且，有迹象表明，顽固不化的海洛因使用者的人数仍在与日俱增。

海洛因的历史

海洛因，毒品舞台上的新角色，象它之前的吗啡或吗啡之前的鸦片那样，曾一度被看作是妙药。认为它能“消痛平怒，解除悲哀”。只要用一剂，就能让一般使用者进入一种深沉而舒畅的幻觉之中。然而，反复使用，则会在人体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机体渴望，使一般使用者变成奴隶般的上瘾者。其全部生活都取决于他每日的用量是否能得到满足。突然停用，则会造成呕吐，剧烈痉挛，或致命的呼吸衰竭。一次用量过度，会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陷入瘫痪，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通常在几分钟内丧命。使用海洛因上瘾后，会损害人的各种基本社会直觉，其中包括性欲，并将上瘾者变成肆无忌惮的凶犯，不惜付诸各种形式的犯罪——偷窃，武装劫持，卖淫，或抢商店，以获得钱财来维持他的嗜好。一般的上瘾者每年花在海洛因上的钱要达8000美元。专家们认为，仅在纽约州地区，上瘾者每年至少要偷窃五亿美元，以维持他们的嗜好。

海洛因是乙酸酐——一种普通工业用酸和吗啡——取自

鸦片罂粟的天然有机止痛剂的混合物。吗啡是关键性成份，其独特的药理性质，使之成为一种极其高效的止痛剂和非常危险的上瘾性麻醉品。这种酸性结合，只是加强了吗啡的作用，使其效力至少要比普通药用吗啡高出十倍，并增大了其上瘾特性。虽然，世界上几乎每所医院都使用不同形式的吗啡作为手术后的止痛剂，但是，现代医学并不比发现鸦片的古人对吗啡的神秘镇痛作用了解得更多。

学者们认为，人类是在新石器时代首先在东地中海地区发现了野生的鸦片罂粟。古代医学文献表明，早在耶稣出世前几百年，新鲜鸦片就很受古时内科大夫的青睐。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希波克拉底^① 和名医加伦^②，都熟知鸦片的作用。在新石器时代，鸦片从其原产地东地中海地区向西扩展到整个欧洲，又在基督降生后1000年的头几个世纪中，向东传播到印度和中国。在以后的年代中，鸦片继续为内科医生所崇拜，并逐渐受到普遍欢迎。例如在18、19世纪的英国，以鸦片为基的药物，是治疗诸如头痛感冒这类常见疾病的最时髦药物。

尽管内科医生们使用各种形式的鸦片药物已达3千多年之久，但直到1805年，医学科学家才从新鲜鸦片中提取出了纯吗啡。作为一种口服剂，吗啡很快变成了重要的医用麻醉剂。然而，直到1858年美国的两位医生才首次试验用皮下注射器将吗啡直接注入血管。这是医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大大改善了19世纪的医疗质量。

① 约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译者注

② 公元128—199，古罗马医师、哲学家、语言学家。——译者注

然而，使用吗啡和诸如可待因之类的吗啡基药物，不久便产生了严重的上瘾问题。1821年，英国作家汤姆斯·德·昆西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英国吸鸦片者的供词”的短文，第一次让人们注意到用药后上瘾的问题。德·昆西在牛津大学上学时用鸦片上瘾，后来一直未能戒掉。医学科学家最终认识到了用药上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药学研究，以寻找一种非上瘾性止痛剂。这种研究最后导致了海洛因的发现和普及。1874年，英国的研究人员C.R·莱特首次合成了海洛因或二乙酰吗啡。他是将吗啡和醋酸酐在炉子上煮几个小时后制成海洛因的。在狗身上的生物试验，显示了使用二乙酰吗啡后，会立即引起严重的虚脱、恐惧和昏沉现象……并会导致轻微的呕吐趋势。后来，这位英国研究人员明智地决定停止他的试验。然而，过了不到20年，试验过二乙酰吗啡的德国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该药在治疗诸如支气管炎、慢性咳嗽、哮喘和肺结核等呼吸性疾病方面性能十分优越。最主要的是，这些科学家们声称二乙酰吗啡是吗啡和可待因理想的非上瘾性替代品。在这个结论的鼓舞下，德国艾勃菲尔德·拜尔化学卡特尔决定生产二乙酰吗啡，并想出了以“海洛因”作为大量推销的商标名。拜尔要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新止痛药。1898年，它用十几种语言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传运动。

海洛因被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称为“妙药”，并被当作一种非上瘾性万灵药物广泛发放，因而很快就变成市场上最受人欢迎的成药。该药受人青睐，因此便刺激别人伪造。一家圣路易斯药品公司给“内科医生们免费提供”触舌即溶的退热止痛药海洛因片剂。1906年，美国医学学会批准海洛因的

广泛使用，并建议用它来代替吗啡，以缓解各种疼痛难忍的感觉。

内科医生和药店的无限制售用，造成了该药的严重滥用问题：1924年，联邦麻醉品官员估计，在美国有20万名上瘾者；纽约市警察副局长报告，因各种犯罪被捕的上瘾者中，有94%是使用海洛因的。日趋恶化的海洛因上瘾现象，终于使当局认识到了海洛因的危害大于其医疗价值。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立法，禁止生产和进口海洛因。

经过为时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前所未有的滥用海洛因之后，国际医学界终于认识到无限制地使用海洛因的种种危害。国联开始对合法生产海洛因进行管制和削减。《1925年日内瓦公约》对生产和出口海洛因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规定。《1931年限制公约》规定了生产厂家只能生产用于合法医疗和科学需要的海洛因。由于上述条约，世界合法生产海洛因的总量从1926年的9000公斤猛跌到1931年的1000公斤。

然而，合法生产量的锐减并没能制止普遍的海洛因上瘾现象。气焰嚣张的犯罪集团将世界海洛因生产中心从欧洲的合法制药厂转移到了中国的上海和天津的地下实验室中。这些实验室，为极有势力的中国秘密帮会所拥有和操纵。他们开始向腐败的中国军阀、欧洲犯罪集团和象“幸运儿”卢西亚诺这样的美国黑手党人非法提供了大量海洛因。在法国的马赛，羽毛渐丰的科西嘉犯罪集团开设了小型实验室，开始为欧洲市场生产海洛因，并向美国出口。

虽然司法机构的努力未能在1930年代切断海洛因非法流入美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地打乱了国际毒品走私。战时国境的安全措施以及运货船只的普遍短缺，使

毒品贩子无法将海洛因偷运进美国。批发贩子通过掺入越来越多的糖或奎宁来减少海洛因的成份，从而弥补了不断减少的海洛因来源。1938年，在美国出售的大多数海洛因纯度仅为28%，而3年之后，海洛因的纯度还不足3%。结果，许多美国的上瘾者都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嗜好。到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上瘾者人数已减到不足2万人了。

事实上，大战结束时，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海洛因的祸害已经最终从美国清除了。海洛因的来源已不存在，国际犯罪集团四分五裂，上瘾者人数也在半个世纪中第一次减少到可以管理的数量上。

但是，海洛因瘾并没有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不出几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使贩毒集团又重兴旧业。东南亚的罂粟种植开始扩大。海洛因提炼厂在马赛和香港两地迅速增多。他们是怎么将海洛因这种瘟疫慢慢引到自己身上的呢？

答案在于美国冷战远征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碎了几乎统治了全世界一个世纪的国际秩序。前进和后退的大军象巨浪一般，不断席卷着3个大陆，在身后遗留下一片崩溃的帝国、毁灭的国民经济和破碎的社会秩序。在欧洲，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东欧，法西斯政权的被击败，将工人们从多年的警察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欧洲的劳工运动展示出了一派斗志高昂的干劲。工会发起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罢工斗争，以争取实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被历时6年、消耗巨大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战胜国以及战败国，既缺乏决心、也无能为力来控制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帝国。第二次大战后没过几年，随着当地土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殖民

主子，一场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横扫了整个亚洲。

这些事件使美国的冷战十字军斗士惊恐万分。保守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都认为美国在大战中作出的牺牲应该得到补偿。这些人士想要继承过去那个世界，根本不愿看到世界秩序已经改变。《时代》和《生活》的创始人亨利·鲁斯争辩说，美国是大不列颠国际魁首地位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他首先称战后的时代为“美国世纪”。为了替他们“卷入国外冒险”辩护，美国的冷战斗士们紧紧抓住一种好斗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不放。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场摩尼教式的争斗之中，一方是“邪恶的共产主义”，另一方是“自由世界”。苏联决心要征服全世界，其领导人是约瑟夫·斯大林。欧洲劳工运动和亚洲民族主义斗争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马前卒，必须予以颠覆和破坏；同这种顽石般的邪恶势力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谈判就是“姑息养奸”，中立主义则是“大逆不道”。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拯救“西方文明”的斗争中，任何盟友都受欢迎，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因而，台湾的军事独裁变成了“自由中国”。南越的警察国家是“自由越南”；从巴基斯坦到阿根廷的一连串军事独裁政权也成了“自由世界”。中央情报局则是美国反共产主义十字军东征的急先锋。它派出一小批经费雄厚的特工到世界各地活动，以便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塑造当地的政客。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采取的是一种残酷的地下政治强权，他们同任何愿意并能制止“共产主义侵略”的当地集团结帮为友。虽然这些结盟只代表了中央情报局战后活动的很小一部分，但却对国际海洛因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